

全
華
叢
書



金華叢書



左氏傳說卷第三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僖公

士蔿築蒲與屈

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

六年

自僖元年至卷終試舉數段論之士蔿築蒲與屈一段可以見重耳夷吾識度廣狹遠近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失國當初士蔿築二邑皆不謹寘薪於其間重耳不訴至夷吾則訴之蓋重耳惟知其君父

之命初不暇校城之美惡至於夷吾則惟知己之利便而至於訴則夷吾之識度已不如重耳矣非特如此晉侯之伐蒲重耳以君父之命不校則知臣子之義遂出奔蒲至於伐屈夷吾力不能守卒盟而行迫於不得已而奔梁則夷吾又不如重耳矣至若其從游賓客重耳則有狐趙之徒夷吾則有呂卻之徒耳以築蒲屈論之則二人之用心不同可知以一則知臣子之義而出奔一則迫於不得已而出奔論之則二人之臨事變不同可知以游從賓客論之則二人

之得人不同可知此其所以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
終於亡國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

五年

後申侯見殺

七年

觀鄭申侯之陷陳轅濤塗之怨申侯深矣及陳轅宣
仲勸申侯美城其賜邑而申侯卒以見殺夫宣仲之
怨申侯申侯非不知視仇讎之言不啻如親密卒爲
所陷而殺其身何也蓋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
一倚乎利但只見利之爲美而有以動乎其心故雖

仇讎之言樂然聽而行之皆不見其爲機謀陷穽也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

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這一段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矣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了惟其嘗與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時出其所聞實有過人者如前此請齊侯救邢所云畏此簡書此等言語時時規正得桓公一兩段若淺論之則管

仲時有三代氣象固甚可喜責備論之管仲不能大其規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箇狹小規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務在正名辨分觀其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則不敢慢天子之命觀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對以有天子二守國高在而不敢越周室班爵祿之制至於舅犯之相晉文則不能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如以諸侯而請天子之隧襄王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蓋仲則曾聞先生長者之

餘論故所以輔桓公者猶有三代之遺制至於舅犯之徒未嘗聞先生長者議論徒知力之可以請隧召王而不知義之不可視仲爲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着得一箇學字至其後如晉文公之有舅犯楚莊王之有孫叔敖晉平公之有趙文子則皆無此一字矣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九年

秦穆公納晉惠公問於卻芮曰公子誰恃卻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所以爲此言是說晉惠公別無恃便見得專倚靠在秦謂所恃獨歸重秦秦固是如此大抵天下之人有疏必有親有愛必有憎以亡人而方入新造之邦有愛惜厚薄禍亂自此興觀卻芮所謂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語甚得要領然晉惠公入國卽位之後所與偶者卻芮呂甥之爲黨如舊臣耆德翦滅殆盡安能謂之無黨以此知平居論事甚易到得臨時克愛心甚難

秦饑晉閉之糴

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

十五年

晉惠公始以賂秦而入終以背賂而見伐其曲在晉明矣然其閒亦有曲折可論大抵多賂必寡信惠公之所以許秦者皆是不可還之賂於其既入之後有不得不背且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當時號射之徒其爲謀不過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是皆只去仇讎上思量卻不能去解釋消除上思量豈不速秦師之志哉號射之徒雖有罪然慶鄭亦不得把

慶鄭事看時見得二國之禍皆慶鄭之言有以激而
成之且其言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
不義如此等語分明是當面責他惠公既是一箇忌
刻狠鷙之人慶鄭又不能和緩其辭以諫之得不激
成其事以是知當時號射之徒雖可罪然鄭亦不得
辭其責也及惠公爲秦所執其傳君命以告國人而
國人皆哭於是作爰田作州兵夫以惠公之不道何
以得此於民只緣惠公被秦虐得深故能感民心亦
切使惠公既反國之後乘此機會能卧薪嘗膽側身

修行以接續此民心則皆可用之民也晉之定霸當不在文公而在此矣一歸便殺慶鄭以快私怨則民心自此都渙散了是知暫時得民心不能接續者全不足恃也

管仲辭上卿禮

十二年

管仲平戎于王當時王以管仲爲齊相齊國權卽在管仲特以上卿之禮享之當時仲辭曰臣賤有司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命以予嘉乃勲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

之禮而還此見得當時周室之典法尚在又見得齊之伯與晉不同且如晉文之伯時始者舉卻縠後來又舉原軫便命將中軍所謂上卿元帥初不請命於天子以管仲得君如此之專行國政如此之久尚退然在班次之下亦不敢

爵以此知當時與晉時

節已自不同然王所以命管仲往踐乃職者謂管仲雖卑職是秉齊國權卽自當用上卿之禮以此知當時秉國命者不必是上卿到這裏周王要尊管仲以職所以說往踐乃職蓋管仲之職實是秉公之權以

此知當時周已有官與職兩者之分後世都如此且如漢時霍光司馬大將軍秉國政上面又有丞相當時章奏稱丞相楊敞大司馬霍光論班爵丞相在上論職時霍光實秉國政以此知周漢官制源流尚相接官是定制職卻是一時所任

秦晉戰于韓原

十五年

秦伯與晉韓原之戰秦晉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當時所以爲晉謀國所親者如所謂虢射慶鄭呂甥卻稱冀芮之徒然當時趣得亂成實是慶鄭慶鄭是一

箇剛狠自用之人以不見用於晉惠公相激所以致
敗今則所可恨者蓋於慶鄭猶有可恨處使他當時
若是愚而無知一向狠僻固無可恨觀他前面所言
其論也多正爲謀也多審其所可見者前論秦乞糴
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
祥怒鄰不義後來論馬見惠公乘小駟慶鄭曰古者
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則看論馬曲
折如此推此兩端論之慶鄭於事理之間不爲不諳
練以理論之如論秦乞糴當時是非曲直所在慶鄭

皆能知則可以謀王體斷國論後之論小駟曲折則
可以議戎政既是如此當時可惜專以狼戾壞了蓋
緣他氣不勝志故致得如此然晉侯以敗由慶鄭不
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
狼戾不能用其才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
夫看慶鄭於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
不曾講者今卻如此蓋緣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
夫學者於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城鄆役人病

十六年

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霸業漸漸衰處故號令紀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舉城鄆一段便見得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遷邢封衛會諸侯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彊今弱如此蓋桓公自葵丘之會志得意滿自放縱故霸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能使諸侯畏威自至於用兵以之此亦是霸業衰處大抵霸業皆如